

论文学是文学

Fun Literature (S) Literature

王达敏 著



论文学是文学

王达敏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文学是文学 / 王达敏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7-5336-5163-3

I. 论… II. 王…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②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66596号

责任编辑:何 客

装帧设计:何宇清

技术编辑:何惠菊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398号

邮 编:230601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晓星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50mm×960mm 1/16

印 张:18.25

字 数:250 000

版 次:2008年11月第1版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2 000

定 价:28.00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电 话:(0551)3683078

自序

论文学是文学

文学是文学

自序

十多年以来,我习惯从哲学、文化和思想史的视角思考文学,同时,我又坚守“文学是文学”的审美立场。这本书明显地体现了我的这种学术追求,故以“论文学是文学”作为书名。

第一辑的前三篇文章是我对“人道主义是什么”的追问。关于“人道主义是什么”的问题,相信许多人和以前的我一样,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当我在做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演变研究”时,却被这个所谓的不是问题的问题纠缠了一年多时间。

尽管关于人道主义的解释和定义已经很多,但一直没有一个定义能为人们普遍接受。我们深入其中进行辨析,发现这个概念不仅自身具有变动不居的性质,而且人们对其的解释,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认定的“人道主义”。于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不同的解释赋予人道主义不同的内涵,而不同的解释和不同的内涵注定推导不出一个既简单又具有最大涵盖性的,并能够为种种解释共同遵循的有效定义。

为了使我承担的这个课题能够顺利展开并对人道主义的解释有所推进,我必须给出一个我所认定的人道主义定义。这个定义既要符合人道主义质的规定性,又要体现出人道主义对于现实建构的目的性。通过对人道主义思想史、学术史及其形态的研究,我

为这个课题先做了一篇长文，题为《关于人道主义的三个问题》。将其一分为三，便成了这三篇文章。

第一辑中的《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形成》一文，是我和胡焕龙教授合作的课题“论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形成”的第一章的压缩稿。关于中国文学传统，通常指由古代文学形成的传统，我们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时，发现经过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国文学在现代又形成了它的新传统，即现代传统；就目前而言，这个传统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远大于古代传统。于是，我们锁定这个问题，试图给它一个学术性的交代，而这篇文章给出的，就是这个课题的基本观点与大致构架。

第二辑是质疑者之质疑，其内容是质疑者对政治、制度、权力、权威、文化和文学等现实的质疑与批判。从古希腊时期的犬儒哲学学派到当下的文学批评，在似乎毫不相干的关联中，暗含着思想史的一条脉络，即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的批判传统。

第三辑是我之质疑，其内容是我从质疑的立场，对文艺作品和文学评论作出或否定或肯定的批评。质疑是怀疑，是追问，是反驳，是一种重要的科学方法，它在科学和理论止步的地方起步，通过质疑、辨析、反驳、批评而获得真知、真理。这种求真精神是一种品质，一种智慧。

第四辑是我用人道主义思想研究当代作家作品与文学史的三篇评论和一篇演讲稿。它们在思想上与“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演变研究”课题相通，并且会以章节的形式出现在这个课题的研究成果之中。人道主义是我近期学术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我对它的思考、专注与沉迷已有多多年，决意动真情正式研究它，从前年开始。我深知，人道主义虽然早已被解禁而合法化了，但我时常又感觉到，在意识形态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广泛而潜在的力量在防范着人道主义，这就是意识形态被社会化以后而产生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力量。从中，我发现了一种很吊诡的现象：人们一方面理性

地看待人道主义,认为人道主义是文学永恒的命题,充满着爱与善的人道主义永远是文学完美的起点和终点。但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人道主义曾被妖魔化的阴影依然存在,从而不同程度地左右着他们的判断。因此,我的这项研究,还带有一种思想启蒙的性质。

第五辑“余华研究”的四篇文章,一篇是2006年出版的《余华论》的序言,一篇是对余华长篇小说《兄弟》的批评,《先锋性·民族性·人类性——余华小说论》,应天津藏策先生之约,为即将出版的《1978—2008:当代小说三十年》所作,最后一篇则是《余华论》批评之回应。

2003年出版《理论与批评一体化》后,所作较少,2006年出版了《余华论》,再者就是这本书了。接下来的两三年内,我必须集中精力完成正在进行中的两个课题的两本专著《论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形成》和《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演变研究》。

2008年9月18日

目 录

论文学是文学

自 序 〇〇一

第一辑

人道主义是什么 〇〇三

人道主义是历史形态 〇一四

人道主义不是什么 〇五二

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形成 〇六二

第二辑

犬儒考古 〇九一

一个犬儒主义者的手册 一〇一

现实的质疑者

——沈敏特其人其作 一一〇

执著的守护者与尖锐的质疑者

——李建军及其文学批评 一一八

第三辑

半部好小说

——读长篇小说《西部车帮》 一三一

期待一部好小说 一四四

书·剑·人·道

——漫谈电影《英雄》 一五〇

被贬抑的先鋒 一五九

边缘之边缘

——关于文学评论的随想 一六四

第四辑

人性涵化的历史叙事

——评长篇小说《归去来兮》 一七三

卑微者人性精神的演进

——评长篇小说《男人立正》 一八三

从人性两立到人性崇高

——论韩天航中篇小说集《母亲和我们》 一九五

安徽作家与新时期文学的崛起 二〇八

第五辑

我的余华研究 二三五

岂止遗憾

——《兄弟》批评 二三九

先锋性·民族性·人类性

——余华小说论 二五六

论文学是文学

——关于《余华论》的通信 二七一

第一辑

论文学是文学

人道主义是什么

我们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研究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首先要解决挡在入口处的两个难题。这两个难题,一个是纯粹学术性的,即何为人道主义?一个是意识形态的,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道主义被意识形态妖魔化之后,为何至今仍是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的隐形魔障?

关于第一个难题,似乎不应该成为难题。对于这个简单谦逊且人人意中有的概念,又有多少人对此去作本体论的追问呢?可严谨求真的学者一旦作这种追问,难题就出现了。难题显示:尽管关于人道主义的解释和定义已经很多,但至今仍没有一个定义能为人们普遍接受。

面对这个难题,就连对人道主义历史和理论有着深刻见解的美国学者大卫·戈伊科奇也不由感叹:“人道主义之谜太深奥了,因此,一个人若想说出它们是什么,就会引起越来越多的有关它们是什么的问题。”^{〔1〕}即使是已经出版了《人性的曙光:希腊人道主义探源》和《爱的福音:中世纪基督教人道主义》这两本丰富扎实的人

〔1〕 大卫·戈伊科奇、约翰·卢克、蒂姆·马迪根编:《人道主义问题》之《前言》第7页,杜丽燕等译,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

道主义著作,又正在撰写《20 世纪人道主义与反人道主义》一书的著名学者杜丽燕,也深切地感到人道主义确实是个棘手的难题:

平心而论,究竟什么是人道主义,是一个不太好回答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难定义的问题。在 20 世纪前半期,随着时代剧烈的变迁,英美实用主义哲学家率先提出实用主义的人道主义,继而在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萨特、马里旦、梅洛—庞蒂、葛兰西等著名哲学家把目光投向人道主义问题,纷纷以人道主义为题著书立说,掀起探讨人道主义问题的热潮。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席卷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使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成为讨论的另一个焦点。可以说,人道主义问题成为 20 世纪哲学界甚至是整个思想界瞩目的问题。但是,对什么是人道主义,似乎依然没有十分明确的定义。而且学者们的答案也五花八门。^{〔1〕}

其实,学术研究中还流行着一种极为聪明的做法,那就是干脆把人道主义当作一个不言自明、不证自明的存在,不对它作本体论的追问。可我们不行,意识告诉我们,如果不把何为人道主义这个问题解释清楚,简直就不可能把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进行下去。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总是在入口处徘徊、思考、追问,没有轻率地跨进去。我们必须在对人道主义的历史、理论和定义有比较清楚的理解,特别是对人道主义定义有了一个自我确认或自我认定的解释之后,才会进入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之中而展开整个研究。

第二个难题源于意识形态的定义。实际上,它比第一个难题

〔1〕 杜丽燕:《人性的曙光:希腊人道主义探源》,华夏出版社,2005 年版,第 2 页。

更麻烦。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70年代,人性和人道主义一度是我国文学界乃至整个思想文化界深门重锁、不能僭越的禁区。受战争思维和政治的阶级论等思想支配的主流意识形态,曾宣判人性和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的理论”,对其严加监视、压制,一旦人性和人道主义稍有露头,便采取严厉的批判并予以铲除。这种灭绝性的批判迫害造成的严重恶果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前三十年的时空里,人性和人道主义经过五六十年代的几次大肆讨伐,终于在“文化大革命”中销声匿迹了,人们对其噤若寒蝉,唯恐惹火上身。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那场始于文艺界,然后迅速波及整个思想界的关于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讨论,形成了一个广泛的社会思潮,与整个社会的启蒙思潮相呼应。本指望这场始于文艺问题的讨论,能够机智地借助启蒙思潮之力为人性和人道主义正名,使其取得合法化地位,并由此拓展出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新天地。遗憾的是,这场声势浩大的讨论后来由于政治因素的干扰而被迫中止,程光炜先生称其是“一个未完成的文学预案”。

但这场讨论毕竟在一定程度上为人性和人道主义赢得了存在的合法性,从此以后,人性和人道主义终于可以亮出身份,正式进入文学,进入中国当代思想运作的轨道。

现在要追问的是,人道主义的这个难题果真就此完全解决了吗?答曰:没有。我们清楚地记得,一场讨论之后,被解放的人性和人道主义远未完全被解放,它们的身上还绑缚着过于沉重的阶级性、异化理论及种种不属于它同时又牵累着它的思想,而意识形态对它的监视与掌控也没有完全放松,一切都在外松内紧中进行。正如我在一篇谈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文章中所感慨的那样:“现实社会中的许多敏感问题与它相关,何况它自身还有不少敏感点,这些敏感问题和敏感点在一定时间内是拒绝言说的。尽管我们现在在文学研究中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便于言说,但我们还是隐

隐约约地被告知,有些问题暂时还不能像摊底牌那样说个透。而文学史又要求对进入到它视野的文学现象、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给予充分的言说。怎么办?说还是不说,怎么说,说到什么程度什么份上,都是个难事。这一切,全因为后面隐含着个政治。”^{〔1〕}令人欣慰的是,90年代以来,人道主义在社会道德建设层面逐渐与主流意识形态达成默契,从而为其开拓了更大的言说空间。

也许是过于敏感,我们分明感觉到,在意识形态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广泛而潜在的力量在防范着人道主义,这就是意识形态被社会化以后而产生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力量。从中,我们发现了一种很吊诡的现象:人们一方面理性地看待人道主义,认为人道主义是文学永恒的命题,充满着爱与善的人道主义永远是文学完美的起点和终点。但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人道主义曾被妖魔化的阴影依然存在,从而不同程度地左右着他们的判断。而这,正是人道主义最难以消除的魔障。

关于人道主义,不知有多少解释、多少定义。我们深入其中进行辨析,发现这个概念不仅自身具有变动不居的性质,而且人们对它的解释,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认定的“人道主义”。于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不同的解释赋予人道主义不同的内涵,而不同的解释和不同的内涵注定推导不出一个既简单又具有最大涵盖性的,并能够为种种解释共同遵循的有效定义。

美国人道主义协会名誉会长、著名的人道主义者科利斯·拉蒙特教授指出了人道主义及其定义的这种不确定性质:“人道主义有着悠久而显赫的发展历程,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深藏在当时的最高文明的生活中,它在世界上所有伟大民族中都有自己的杰出代表。正如美国历史学教授爱德华·P·切尼所说的,人道主义曾意指各种东西:‘它可以是早期人道主义者在希腊人中

〔1〕 王达敏:《两部史著与一个话题——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的跨学科思考》,《文学评论丛刊》第6卷第1期,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3页。